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一百一

詳校官中書臣秦瀛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監生臣朱續曾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愼刑憲

總論制刑之義上

易噬齧也嗑合也亨利用獄

程頤曰口中有物則隔其上下不得嗑必齧之則得

嗑故為噬嗑聖人以卦之象推之於天下之事在口則為有物隔而不得合在天下則為有彊梗或讒邪間隔於其間故天下之事不得合也當用刑法小則懲戒大則誅戮以除去之然後天下之治得成矣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去天下之間在任刑罰

又曰天下之事所以不得亨者以有間也噬而嗑之則亨通矣利用獄噬而嗑之之道宜用刑獄也天下之間非刑獄何以去之不云利用刑而云利用獄者

卦有明照之象利於察獄也獄者所以究治情偽得其情則知為間之道然後可以設防與致刑也

朱熹曰卦以陰居陽雖不當位而利用獄葢治獄之道惟威與明而得其中之為貴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程頤曰剛爻與柔爻相間剛柔分而不相雜為明辨之象明辨察獄之本也動而明下震上離其動而明

也雷電合而章雷震而電耀相須竝見合而章也照與威竝行用獄之道也能照則無所隱情有威則莫敢不畏六五以柔居五為不當而利於用獄者治獄之道全剛則傷於嚴暴過柔則失於寬縱五為用獄之主以柔處剛而得中得用獄之宜也

臣按先儒有言噬嗑震上離下震雷離電天地生物有為造物之梗者必用雷電擊搏之聖人治天下有為生民之梗者必用刑獄斷制之故噬嗑以

去頤中之梗雷電以去頤中之梗刑獄以去天下之梗也所謂梗者即有間之謂也物有間於吾頤之中必齧斷之而後口可閉合口不能合則有所窒礙而氣有不通矣人有梗於吾治之間必斷制之而後民得安靖民不得安則有所苛擾而生有不寧矣然其所以梗吾治而使民之不安者必有其情焉有其情故有其獄也所以治斯獄也非明不能致其察非威不能致其決明以辨之必如電

之光歘然而照耀使人不知所以為蔽威以決之必如雷之震轟然而擊搏使人不知所以為拒明與威竝行用獄之道也然其施於外者用其剛如此可爾若夫存於中者則又以柔為本而其柔也非專用柔用柔以處剛無太過焉無不及焉夫是之謂中夫是之謂利苟偏於一而或過與不及則非中矣則為不利矣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程頤曰電明而雷威先王觀雷電之象法其明與威以明其刑罰勑其法令法者明事理而為之防者也

吳澂曰明者辨别精審之意勑者整飭嚴警之意明象電光勑象雷威罰者一時所用之法法者平日所定之罰一時所用之允當者示平日所定之信必也故明其罰所以勑其法

臣按制定於平昔者謂之法施用於臨時者謂之罰法者罰之體罰者法之用其實一而已矣人君

象電之光以明罰象雷之威以勑法葢電之光非如日星之明有恒而不息欻然而為光於時頃之間如人之有罪者或犯於有司則當隨其事而用其明察以定其罰焉或輕或重必當其情不可掩蔽也否則非明矣雷之威歲歲有常虩虩之聲震驚百里如國家有律令之制違其式而犯其禁必有常刑或輕或重皆有定制不可變渝也否則非勑矣夫法有定制而人之犯也不常則隨其所犯

而施之以責罰必明必允使吾所罰者與其一定之法無或出入無相背戾常整飭而嚴謹焉用獄如此無不利者矣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加於足 校木械 滅傷滅其趾 小懲而大戒故无咎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无骨深入至之肉 滅沒其鼻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無咎乾腊堅韌之物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肉之帶骨者 鈞金束矢 六五噬乾肉得黄金貞厲无咎上九何校滅耳凶

朱熹曰初上无位為受刑之象中四爻為用刑之象

初在卦始罪薄過小又在卦下故為屨校滅趾之象止惡於初故得无咎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上聲校滅耳凶

臣按噬嗑一卦六爻俱以刑獄言而聖人於大傳

特論初九上九二爻益初與上无位為受刑之人而其中四爻則用刑之人也然下之人必犯於刑而後受之所以受之者由上之人用之也用刑以刑人將使人不敢為惡而務於為善然後吾刑不用矣上无所用則下无所受下无何校滅耳之苦上无滅鼻遇毒之勞所以然者聖人明罰勑法懲之於早故也天生聖人為民造福既叙彛倫而錫君子以考終命之福復明刑罰而養小人以全身

命之福蓋小人不以不仁為恥見利而後勸於為仁不以不義為畏畏威而後懲於不義懲之於小所以誡其大懲之於初所以誡其終使其知善不在大而皆有所益惡雖甚小而必有所傷不以善小而弗為不以惡小而為之不至於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以傷其膚殞其身亡其宗其為小人之福也則亦何以異於錫君子者哉

賁之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程頤曰君子觀山下有火明照之象以修明其庶政成文明之治而无果敢於折獄也折獄者人君之所致慎也豈可恃其明而輕自用乎乃聖人之用心也為戒深矣折獄者專用情實有文飾則沒其情矣故无敢用文以折獄也

朱熹曰山下有火明不及遠明庶政事之小者折獄事之大者内離明而外艮止故取象如此

旅之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程頤曰火之在高明无不照君子觀明照之象則以明慎用刑明不可恃故戒於慎明而止亦慎象觀火行不處之象則不留獄獄者不得已而設民有罪而入豈可留滯淹久也

臣按朱熹謂賁與旅卦皆說刑獄事但爭艮與離之在内外故其説相反止在外明在内故明庶政而不敢折獄止在内明在外故明慎用刑而不留獄粗言之如今州縣治獄禁勘審覆自有許多節

次過乎此而不決便是留獄不及乎此而決便是敢於折獄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周禮秋官亦有此句便是有合如此者若獄未具而決之是所謂敢折獄也若獄已具而留之不決是所謂留獄也由是觀之賁旅二卦噬交相成而互相用也獄之未具則不敢折故獄得真情而人不寃獄之已具則無或留故獄不停囚而人不滯治獄之道備於此矣治獄君子必象離之明

以為之體象山之止以為之用明矣而猶不敢折獄明矣而猶必慎而不留皆止之象也獄不難於治而難於用故噬嗑卦辭曰利用獄

豐之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程頤曰雷電皆至明震竝行也二體相合故云皆至離明也照察之象震動也威斷之象折獄者必照其情實惟明克允致刑者必威於姦惡惟斷乃成故君子觀雷電明動之象以折獄致刑也

朱熹曰噬嗑明在上是明得事理先立這法在此未有犯的人留待異時之用故云明罰勑法豐威在上明在下是用這法時須是明見下情曲折方得不然威動於上必有過錯也故云折獄致刑此是程子之意其說極好

洪邁曰易六十四卦而以刑罰之事著於大象者凡四噬嗑旅上卦為離豐賁下卦為離離明也聖人知刑獄為人司命故設卦觀象必以文明為主而後

世付之文法俗吏何耶

臣按豐之為卦盛大之義也明足以照動足以亨然後能致豐大之功尚天下之人有以梗吾之教化犯吾之禁令而吾之明不足以照之吾之威不足以折之何以成其豐亨盛大之治哉是以君子必體電之明以折斷獄情體雷之威以致用刑殺威至而明不至不可也明至而威不至不可也必明威並用如雷之擊也必與電俱電之掣也必與

雷竝明寓於威斷之中則其威也非肆暴虐而灼然有以燭其姦威施於明察之下則其明也非作聰明而毅然有以正其罪威明竝用容光之隙無不照雷霆之下無不折無一人而敢隱其情無一地而敢負其固則天下之大四海之廣豈豫而亨通矣

中孚之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程頤曰水體虛故風能入之人心虛故物能感之風

之動乎澤猶物之感於中故為中孚之象君子觀其象以議獄與緩死君子之於議獄盡其忠而已於決死極於惻而已故誠意常求於緩緩寛也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其最大者也

朱熹曰風感水受中孚之象議獄緩死中孚之意楊萬里曰風無形而能震川澤鼓幽潛誠無象而能動天地感人物此澤上有風所以為中孚故君子以之議獄緩死益好生治民舜之中孚也不犯有司天下

之中孚也天下中孚則萬心一心矣鳥巢可窺況豚魚乎無他不殺之心孚於鳥耳使無誠懇好生之心巢中之鳥不為海上之鷗乎議獄者求其入中之出緩死者求其死中之生若元惡大姦不在是典故四凶無議法少正卯無緩理

臣按卦象言刑獄者五卦噬嗑賁豐旅中孚也噬嗑賁豐旅皆有離象而噬嗑豐則兼取震賁旅則兼取艮蓋獄以明照為主必先得其情實則刑不

溢然非震以動之則無有威斷非艮以止之則輕於用刑惟中孚一卦則有取於巽兌先儒謂中孚體全似離互體有震艮益用獄必明以照之使人無隱情震以威之使人無拒意而又當行而行當止而止不過於用其明而悉其威也夫然後兌以議之巽以緩之原情定罪至再至三詳之以十議原之以三宥王聽之司寇聽之三公聽之旬而職聽三旬而職聽三月而上之議而又議緩而又緩

求其出而不可得然後入之求其生而不可得然後死之本乎至誠孚信之心存乎至仁惻怛之意在我者有誠心則在人者無遺憾矣聖人作經垂世立敎惓惓於刑獄之事不一而足焉如此其知天下後世之憂患而爲之慮也深且遠矣

書舜典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敎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朱熹曰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而典者常也示人以

常刑所謂墨劓剕宮大辟五刑之正也所以待夫元惡大憝殺人傷人穿窬淫放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流宥五刑者流遣之使遠去如下文流放竄殛之類是也宥寬也所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於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勳勞而不可加以刑者則以此而寬之也鞭作官刑者木末垂革官府之刑也扑作教刑者夏楚二物學校之刑也皆以待夫罪之輕者金作贖刑者金黃金贖贖其罪也蓋罪之極輕雖入

於鞭朴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也此五句者出重入輕各有條理法之正也肆縱也眚災肆赦者眚謂過誤災謂不幸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又不待流宥金贖而直赦之也賊殺也怙終賊刑者怙謂有恃終謂再犯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雖當宥當贖亦不許其宥不聽其贖而必刑之也此二句者或由重而即輕或由輕而即重蓋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聖人立法制刑之本末此七言者大畧盡之矣雖

其輕重取舍陽舒陰慘之不同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則未始不行乎其間也葢其輕重毫釐之間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也

又曰象以典刑此一句乃五句之綱領諸刑之總括猶今之刑皆結於笞杖徒流絞斬也凡人所犯合墨則加以墨刑所犯合劓則加以劓刑剕宮大辟皆然流宥五刑者其人所犯合此五刑而情輕可恕或因

過誤則全其肢體不加刀鋸但流以宥之屏之遠方不與同齒如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之類鞭作官刑者此官府之刑猶今之鞭撻吏人葢有一項刑專以治官府之胥吏如周禮治胥吏鞭五百鞭三百之類扑作敎刑此一項學官之刑猶今之學舍夏楚凡敎人之事有不率者則用此刑扑之如侯明撻記之類金作贖刑謂鞭扑二刑之可恕者則許用金以贖其罪夫𧰼以典刑之輕者有流以宥之鞭扑之刑之輕者

有金以贖之流宥所以寛五刑贖刑所以寛鞭扑聖人斟酌損益低昂輕重莫不合天理人心之自然而無毫釐杪忽之差也其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者此則聖人畏刑之心閔夫死者之不可復生刑者之不可復續惟恐察之有不審施之有不當又雖已得其情而猶必矜其不教無知而抵冒至此也詳此數言則聖人制刑之意可見而其於輕重淺深出入取舍之際亦已審矣雖其重者或至於誅斬斷割而不

少貸然本其所以至此則其所以施於人者亦必嘗有如是之酷矣是以聖人不忍其被酷者銜冤負痛而為是以報之雖若甚慘而語其實則為適得其宜雖以不忍之心畏刑之甚而不得赦也惟其情之輕者聖人於此乃得以施其不忍畏刑之意而有以宥之然亦必投之遠方以禦魑魅蓋以此等所犯非殺傷人則亦或淫或盜其情雖輕而罪實重若使既免於刑而又得還鄉復為平民則彼之被其害者寡妻

孤子將何面目以見之而此幸免之人髮膚肢體了無所傷又將得以遂其前日之惡而不悔此所以必曰流以宥之而又有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之文也若夫鞭扑之刑則雖刑之至小而情之輕者亦必許其入金以贖而不忍輒以真刑加之是亦仁矣然而流專以宥肉刑而不下及於鞭扑贖專以待鞭扑而不上及於肉刑則其輕重之間又未嘗不致詳也至於過誤必赦故犯必誅之法則又權衡乎五者之內欲

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旨則常通貫乎七者之中此聖人制刑明辟之意所以雖或至於殺人而其反覆表裏至精至密之妙一一皆從廣大虛明心中流出而非私智之所為也而或者之論乃謂上古惟有肉刑舜之為流為贖為鞭為扑乃不忍民之斬戮而始為輕刑者則是自堯以上雖犯鞭扑之刑者亦必始從墨劓之坐而舜之心乃不忍於殺傷淫盜之凶賊而反忍於見殺見傷為所侵犯之良民也聖人之心其

不如是之殘忍偏倚而失其正亦已明矣

臣按舜典此章萬世論刑之祖象以典刑以下七句凡二十八字萬世聖人制刑之常典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二句凡九字萬世聖人恤刑之常心聖賢之經典其論刑者千言萬語不出乎此帝王之治法其制刑者千條萬貫亦不外乎此後世帝王所當準則而體法焉者也此章真氏衍義既已載於審治體篇以見德刑輕重之分而此又備詳

之者葢前編言其理所以致其知故宜畧此編載其事所以見於行故不得不詳葢互相備也他倣此

帝曰皐陶蠻夷猾亂也夏寇刼人曰寇賊殺人曰賊姦在外曰姦宄在内曰宄汝作士理官也五刑有服服服其罪五服三就五流五等象刑之當宥者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朱熹曰服服其罪也吕刑所謂上服下服是也三就孔氏以為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竊恐惟大

辟棄之於市宫辟則下蠶室餘刑亦就屏處葢非死刑不欲使風中其瘡誤而至死聖人之仁也五流五等象刑之當宥者也五宅三居者流雖有五而宅之但為三等之居孔氏以為大罪居於四裔次則九州之外次則千里之外大槩當略近之此因禹之讓而申命之又戒以必當致其明察乃能使刑當罪而人無不信服也

臣按惟明則情偽畢知克允則輕重適當非明不

足以盡人情不允不足以當人罪帝舜告臯陶而戒之以惟明克允謂之惟者此外別無他術謂之克者如此然後能信

大禹謨帝曰臯陶惟兹臣庶罔或干犯也予正政也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輔也五敎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朱熹曰聖人之治以德為化民之本而刑特以輔其所不及而已期者先事取必之謂舜言惟此臣庶無

或有干犯我之政者以爾為士師之官能明五刑以輔五品之教而期我以至於治其始雖不免於用刑而實所以期至於無刑之地故民亦皆能協於中道初無有過不及之差則刑果無所施矣凡此皆汝之功也

朱熹又曰法家者流往往常患其過於慘刻今之士大夫恥為法官吏相循襲以寬大為事於法之當死者反求以生之殊不知明于五刑以弼五教雖舜亦

不免教之不從刑以督之懲一人而天下知所勸戒所謂辟以止辟雖曰殺之而仁愛之實已行乎中今非法以求其生則人無所懲懼陷於法者愈衆雖曰仁之適以害之聖人亦不曾徒用政刑到德禮既行天下既治亦不曾不用政刑故書說刑期于無刑只是存心期於無而刑初非可廢

臣按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此萬古聖人制刑之本意也可見刑之制非專用之以治人罪葢恐世之

人不能循夫五倫之教故制刑以輔弼之使其為子者孝為臣者忠為兄弟者友居上者則必慈與人者則必信夫必守義婦必守禮有一不然則入於法而刑辟之所必加也天下之人有見於此其資質之美者有所畏而一於為善氣稟之偏者有所懲而不敢為惡則彝倫為之益敘而刑罰可以不用矣

皐陶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

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

司

朱熹曰過者不識而誤犯也故者知之而故犯也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即上篇所謂眚災肆赦怙終賊刑者也罪已定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可重可輕者則從輕以罰之功已定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可輕可重者則從重以賞之辜罪經常也謂法可以殺可以無殺殺之則恐陷於非辜不殺

之恐失於輕縱二者皆非聖人至公至平之意而殺不辜者尤聖人之所不忍也故與其殺之而害彼之生寧姑全之而自受失刑之責此其仁愛忠厚之至皆所謂好生之德也葢聖人之法有盡而心則無窮故其用刑行賞或有所疑則常屈法以伸恩而不使執法之意有以勝其好生之德此其本心所以無所壅過而得行於常法之外及其流行洋溢漸涵浸漬有以入於民心則天下之人無不愛慕感悅興起於

善而自不犯于有司也

朱熹曰觀臯陶所言帝德罔愆以下一節便是聖人之心涵育發生真與天地同德而物或自逆於理以干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閒亦自有決然不易之理其宥過非私恩其刑故非私怒罪疑而輕非姑息功疑而重非過予如天地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常居其半而涵養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閒此所以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而自不犯于有司非旣抵罪而復

縱舍之也夫既不能止民之惡而又為輕刑以誘之使得以肆其凶暴於人而無所忌則不惟彼見暴者無以自伸其寃而姦民之犯于有司者且將日以益衆亦非聖人匡直輔翼使民遷善遠罪之意也

臣按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此帝舜所以為舜也蓋天地生人而人得以為生是人之生也莫不皆欲其生然彼知己之欲生而不知人之亦莫不欲其生也是以相爭相奪以至於相殺以失其生生之

理人君為生人之主體天地之大德為生靈之父母於凡天下之人無不欲其生於凡有生者茍可以為其養生之具者無不為之處置營謀俾之相安相樂以全其生生之天茍於其中有自戕其生而逆其生生之理者則必為之除去此所以有刑法之制焉所以然者無非欲全民之生而已聖人欲全民之生如此一言以蔽之曰好生吁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德曰仁仁者好生之謂也

康誥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用也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蔡沈曰此慎罰也人有小罪非過誤乃其固為亂常之事用意如此其罪雖小乃不可不殺即舜典所謂刑故無小也人有大罪非是故犯乃其過誤出於不幸偶爾如此既自稱道盡輸其情不敢隱匿罪雖大時乃不可殺即舜典所謂宥過無大也諸葛孔明治

蜀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其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之意歟

臣按康誥所謂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一言此後世律文自首者免罪之條所自出也

非汝封康叔名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三字當在又曰下又曰劓割鼻也刵截耳也人無或劓刵人

蔡沈曰刑殺者天之所以討有罪非汝封得以刑之殺之也汝或無以已而刑殺之刑殺刑之大者劓刵

刑之小者無舉小大以申戒之也

朱熹曰康叔為周司寇故一篇多說用刑呂氏說非汝封刑人殺人則人亦無敢刑人殺人又曰非汝封劓刵人則人亦無敢劓刵人蓋言用刑之權正在康叔不可不謹之意耳

臣按康誥此言可見刑無大小皆上天所以討有罪者也為人上者茍以私意刑戮人則非天討矣一人殺人有限而下之人效之其殺戮滋多為人

上者奈何不謹於刑戮上拂天意下失人心皆自此始衰世之君往往任意恣殺享年所以不永國祚所以不長其以此夫

王曰汝陳時臬（法也為準限之意）事罰蔽殷彛用其義（宜也）刑義殺勿庸以次（次舍之次）汝封乃汝盡遜（順也）曰時叙惟曰未有遜事

蔡沈曰言敷陳是法與事罰斷以殷之常法矣又慮其泥古而不通又謂其刑其殺必察其宜於時者而

後用之既又慮其趨時而徇已又謂刑殺不可以就汝封之意既又慮其刑殺雖已當罪而矜喜之心乘之又謂使汝刑殺盡順於義雖曰是有次叙汝當惟謂未有順義之事益矜喜之心生乃怠惰之心起刑罰之所由不中也可不戒哉

臣按此武王封康叔於衛告以謹罰之意蓋衛是殷之故都周承殷之後康叔往殷故都而治其遺民故欲其敷陳是刑法之事其有所罰者一斷以

前殷之常法矣然殷之刑殺不必皆是也有合義者焉有不合義者焉惟取其合於義者而用之然所謂合義與否又不可專用以就已意也夫既合於義又不徇已則刑罰當其罪矣設使刑殺盡順於義雖曰是有次叙而汝亦惟曰未有順義之事焉葢刑殺關乎人之性命一人負冤天地為之變色和氣為之感傷人心為之喪失烏可以輕忽哉武王告康叔以雖盡遜而惟曰未遜事葢欲康叔

之心常常不足已遜而猶曰未遜已盡而常如未盡則不敢輕視人命而苟具獄辭則問刑之人與受刑之人兩無所憾焉刑罰無不中者矣人君命臣以治民而欲其慎罰拳拳告敎如此為之臣者安敢不盡其心哉

立政曰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又曰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又曰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蔡沈曰庶獄獄訟也庶慎國之禁戒儲備也和調均齊獄慎之事而又戒其勿以小人間之使得終始其治此任人之要也文子文孫者成王武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也誤失也有所兼有所知不付之有司而以己誤之也正猶康誥所謂正人與宫正酒正之正指當職者為言不以己誤庶獄庶慎惟當職之人是治之又曰始言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繼言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至是獨曰其勿誤

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蓋刑者天下之重事挈其重而獨舉之使成王尤知刑獄之可畏必專有司牧夫之任而不可以已誤之也

呂祖謙曰始言庶言庶獄庶慎繼去其一止曰庶獄庶慎又去其一獨曰庶獄益挈其尤重獨舉之獄㫖為其獨重也民命所繫亦國命所繫也導迎善氣祈天永命者獄也並告無辜無世在下者亦獄也宜周公獨言而獨戒之

臣按先儒謂立政周公說不可誤于庶獄庶慎到此又說獄者葢獄者天下之命所以文王必明德慎罰收聚人心感召和氣皆是獄離散人心感召乖氣亦是獄大底事最重處只在于獄故三代之得天下只在不嗜殺人秦之所以亡亦只是獄不謹惟是以用獄之際養得一好生之德自此發將去方能盡得君德所謂事最重處只在于獄最為切要人君為治真誠知獄之為重則必調和均齊

夫獄愼之事擇人以用而不間以小人委心以用而不誤以已私惟在内之獄專任之以司刑之職在外之獄分命之以牧守之任用命者則申敕之使益虔違命者則戒約之使不肆非惟不敢誤且不敢蕪之也

以上總論制刑之義上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一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慎刑憲

總論制刑之義下

吕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

蔡沈曰典禮也伯夷降天地人之三禮以折民之邪

妄

蘇軾曰失禮則入刑禮刑一物也

吳澂曰自上敎下曰降伯夷敎民以禮民入於禮而不入於刑折絶斯民入刑之路也

臣按虞廷九官伯夷作秩宗典禮臯陶作士師掌刑而此則云伯夷折民惟刑蔡沈謂捨臯陶而言伯夷探本之論也蓋禮與刑二者出此則入彼立典於此而示民以禮節之所當然而又象刑於彼

而示民以法禁之所必然所當然者祀典之常制所必然者有司之成法降下其典於民使其知必如此則為合於禮不如此則為犯於刑啓其善端遏其邪念折而轉之使不入於刑而入於禮焉所以然者葢以禍亂之興多起於民之干犯禮典民神雜揉妖誕肆興則人心不正而禍亂作矣伯夷作秩宗降下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之三典播告之俾著為格令使夫蚩蚩蠢蠢之民皆知人各有

所當祭之鬼神非此族也不在祀典祭非祭者有禁犯禁者輕則有罰重則有誅是以各安其分而不敢瀆齋盟行僭禮舉淫祀習妖術由是常道明而人心正所以不犯于有司是則伯夷所降之典其禮儀等級雖非一端而折絶斯民之邪心妄念惟在於刑焉耳所謂折民惟刑意或在此歟又按班固漢書刑法志引此言折作悊下文即繼之以言制禮以止刑解者謂悊知也言伯夷降下禮法

以道人人習知禮然後用其刑也其言亦有理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敎祗德

蔡沈曰舜命臯陶爲士制百姓于刑辟之中所以檢其心而敎以祗德也

吳棫曰臯陶不與三后之列遂使後世以刑官爲輕後漢楊賜拜廷尉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臯陶不與蓋吝之也是後世非獨人臣以刑官爲輕人君亦以爲輕矣觀舜之稱臯陶曰刑期于

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又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其所繫乃如此是可輕哉

臣按呂刑雖周穆王所作然必有所傳授非虛言也夫伯夷禮官也所降者典而折民惟刑臯陶刑官也所制者刑而教民祇德可見有虞為治專以禮教為主而刑辟特以輔其所不及焉耳禮典之降而折以刑所以遏其邪妄之念而止刑辟於未然刑罰之制而教以德所以啓其祇敬之心而制

刑辟於已然禮教刑辟之相為用如此帝世之制所以本末兼舉而民協于中自不犯於有司也歟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

蔡沈曰穆穆者和敬之容也明明者精白之容也灼于四方者穆穆明明輝光發越而四達也君臣之德昭明如是故民皆觀感動盪為善而不能自已也如是而猶有未化者故士師明于刑之中使無過不及

之差率乂于民輔其常性所謂刑罰之精華也

呂祖謙曰當時承蚩尤之弊妖誕怪神深溺人心重黎絶地天通固區别其大分矣然蠱惑之久未易遽勝伯夷復降天地人之祀典使知天地之性鬼神之德森然各有明法向之蠱惑消蕩不留所謂折民于刑也自不知本者觀之平水播穀若所急而降典可緩抑不知人心不正胥爲禽夷雖有土安得而居有粟安得而食伯夷降典先其本也自伯夷之典迄臯

陶之刑制度文爲之具也自穆穆在上至率人于民業彝精神心術之運也苟無其本則前數者不過卜祝工役農圃胥史之事耳

臣按虞廷君臣其德存於中其容著於外天下之人瞻而望之見其明白顯著在上者灼然而明在下者曉然而喻無有回護掩蔽之私幽深隱僻之事是以當世之民耳聞而心孚目擊而意孚固無有不化者而無待於刑罰之加然聖人之心則自

以為吾之君臣固勤矣然吾民之生生無窮安能皆保如今日乎故命士師明於刑之中制為一定之制以曉天下之人如是則為太過如是則為不及必如是而後為無過不及而中矣所以然者率乂于民輔其常性使其常循乎矩度之中而不出乎防範之外而天然自有之中本然不易之性常全而不失矣

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

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蔡沈曰刑獄非所恃以為治也天以是整齊亂民使我為一日之用而已非終即康誥大罪非終之謂言過之當宥者惟終即康誥小罪惟終之謂言故之當辟者非終惟終眚非我得輕重惟在夫人所犯耳爾當敬逆天命以承我一人畏威古通用威辟之也休宥之也我雖以為辟爾惟勿辟我雖以為宥爾惟勿

宥惟敬乎五刑之用以成剛柔正直之德則君慶於上民頼於下而安寧之福其永久而不替矣

臣按刑天討也天以是而齊亂民不得已而為一日之用爾非常用以為治之具也人君奉天道以出治所以為治者德也刑非所先也民有不齊者不得已而用刑以治之姑以為一日齊民之用也所以為治者不顓顓在是也典獄之官必當敬逆天之命以奉承乎君過之當宥者則承天之命以

宥之不當宥者君雖宥之不宥也過之當辟者則奉天之命以辟之不當辟者君雖辟之不辟也所以然者守君之法所以奉君也順天之理所以敬天也奉君之法而不奉君之意則是能敬迎天命矣所以敬迎天命者敬五刑以成三徳而已矣敬五刑以為一日之用成三徳以立萬世之則刑用而即巳徳立而無窮所以為國家之慶者容有既乎兆民以之而永頼國祚由是而延長三代有道

之長用此道也秦人恃刑罰以為一世之用卒之流毒海内二世即亡豈非永鑒哉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蔡沈曰有民社者皆在所告也夫刑凶器也而謂之祥者刑期無刑民協于中其祥莫大焉及逮也漢世詔獄所逮有至數萬人者審度其所當逮者而後可逮之也曰何曰非問答以發其意以明三者之決不

可不盡心也

吳澂曰刑而曰祥刑蓋慈良惻怛詳審謹重主之以不忍行之以不得已所以謂之祥也在今日欲安百姓何者當擇非人乎何者當敬非刑乎何者當揆度非及乎人謂用刑之人及謂刑之所加猶罰及爾身之及

臣按桎梏訊鞫極天下之至勞者莫若獄詞斷箠擊極天下之至慘者莫若刑是乃不祥之器也而

古人謂之祥刑者蓋除去不善以安夫善使天下之不善者有所畏而全其命天下之善者有所恃而安其身其為器也固若不祥而其意則至善大祥之所在也苟用人而不擇用刑而不敬逮人而妄及非辜其為不祥之器也宜哉蘇軾謂罪非已造為人所累曰及秦漢間謂之逮獄吏以不瀆支黨為忠以多逮廣繫為利漢大獄有逮萬人者國之安危運祚長短咸寄於此噫漢獄之逮最多者

皆在末造之世使當髙文光武明章之世得張釋之于定國輩為廷尉無此也穆王設為三問而三答之其要尤在於擇人得其人必能敬刑能敬刑則不妄逮矣

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蔡沈曰罰之輕重亦皆有權權者進退推移以求其輕重之宜也刑罰世輕世重者周官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隨世而為輕重者也

輕重諸罰有權者權一人之輕重也刑罰世輕世重者權一世之輕重也惟齊非齊者法之權也有倫有要者法之經也言刑罰雖惟權變是適而齊之以不齊焉至其倫要所在蓋有截然而不可紊者矣

臣按先儒謂情之輕重世之治亂不同則刑罰之用當異而欲為一法以齊之則其齊也不齊以不齊齊之則齊矣惟齊非齊以不齊齊之之謂也先後有序謂之倫衆體所會謂之要所謂法之經也

經一定而不可紊權則因時而制宜穆王年雖耄荒而其訓刑也猶守文武之法惓惓然猶有唐虞之遺意此夫子所以取之也

王曰嗚呼嗣孫嗣世子孫今往何監視也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善也師衆也監于茲祥刑

蔡沈曰此詔來世也言今往何所監視非用刑成德而能全民所受之中者乎下文哲人即所當監者五

極五刑也明哲之人用刑而有無窮之譽蓋由五刑咸得其中所以有慶也諸侯受天子良民善衆當監視于此祥刑

呂祖謙曰中者呂刑之綱領也苗民罔是中者也臯陶明是中者也穆王之告司政典獄勉是中者也末章訓迪自中之外亦無他說焉今爾何所當監豈非德於民之中乎用刑者有意干譽欲以德名而不足以為德所以為德者必於民之中而後可也

夏僎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未嘗不善其陷於罪惡非其本然也故民曰嘉師刑雖主於刑人然刑姦宄所以扶善良雖曰不祥乃所以為祥也故刑曰祥刑嘗為之說曰民之犯刑無非惡也而謂之嘉師刑本不祥之器也而謂之祥刑能以惡為嘉以不祥為祥而後知用刑之道矣

臣按帝王之道莫大於中中也者在心則不偏不倚在事則無過不及帝王傳授心法以此為傳道

之要以此為出治之則書始於虞書允執厥中大舜以之而傳道書終於周書咸中有慶穆王以之而訓刑聖人之心不偏不倚而施之事為者無過不及非獨德禮樂政為然而施於刑者亦然葢民不幸犯于有司所以罪之者皆彼所自取也吾固無容心於其間不偏於此亦不倚於彼一惟其情實焉既得其情則權其罪之輕重而施以其刑其刑上下不惟無太過且無不及焉夫是之謂中夫

是之謂祥刑

周禮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

鄭玄曰秋官司寇者象秋所立之官寇害也先王之治先之以德禮而輔之以刑政故司寇掌刑而屬於秋官秋者天氣肅殺而刑以義為主也刑官司至於寇則刑官之事無不舉矣

臣按小宰言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而此言掌邦

禁蓋禁者戒之於未然刑者治之於已然先王之心惟恐民愚而誤入於刑罰故豫為明示法禁使知有如是之罪必陷如是之刑有如是之惡必罹如是之辟明威立義俾知不迷防微遏萌逆折其始必不得已而後刑之禁之所以為仁刑之所以為義禁之不已猶有犯焉於是乎以義斷仁焉此其所以立民極也歟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

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

林之竒曰司冦刑新國用輕典者以其舊染汙習不可遽正姑以教之宜以柔克之義也刑平國用中典者以其已安已治既富既庶陶治被服莫不下治則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宜以正直之義也刑亂國用重典者以其頑傲暴悖不可訓化則殲渠魁滅殭梗宜以剛克之義也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其此之謂

乎

臣按典者常也民失其常則為權時之制本三德以趣時分三典以興治使之復其常焉聖人於此何容心哉伏惟我聖祖作條訓以示子孫有曰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人情善惡真偽無不歴涉其中姦頑刁詐之徒特令法外加刑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易犯法然此特權時處置頓挫姦頑非守成之君所常用以後子孫做皇帝時止守律與大誥竝不許

用黥刺剕劓閹割之刑敢有請用此刑者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由是觀之可見聖祖以重刑待前元蓋非得已也文子文孫當承平之時守祖宗之訓一用平典以安兆民敷仁恩於四海延國祚於萬年臣不勝至願

以五刑糾萬民（糾察也）一曰野刑上功（功農功也）糾力（力勤力也）二曰軍刑上命（謂將命）糾守（謂不失部伍）三曰鄉刑上德（謂六德）糾孝（謂善事父母）四曰官刑上能（謂能其事）糾職（謂脩其職）五曰國刑上愿

懋慎也糾暴暴當作恭不恭者當糾也

劉彝曰刑者不得已而用之豈聖人所樂哉故力不懋則財不生而野荒民散矣是野刑不可已也亂不除則民不安而民散國離矣是軍刑不可已也孝不盡則忠不純而家破國微矣是鄉刑不可已也職不舉則治不成而政衰俗薄矣是官刑不可已也禮不行則中不建而君弱臣強矣是國刑不可已也天地四時者六官之序聖人體其序而化成天下之道也

野軍鄉官國者五刑之序聖人不得已而即其序以措萬民於中和之道也

臣按先儒謂以五刑糾萬民者建六典以為民極也是故六卿各職於其官而建之使必行於天下行之使必範於後世者大司寇正其刑典也是故野刑不立則事功不成功之所以成者役民以作事咸赴力以致其力也野刑之用專以糾不致力之人則凡國家之溝涂隄防城邑樹藝野無不闢

而功無不成矣則是冬官所建之事與待刑而立也軍刑不立則軍令不行令之所以行者設民以立政咸用命以死守也軍刑之用專以糾不死守之人凡國家師旅芟舍校閱征戍軍無不振而命無不用矣則是夏官所建之政與待刑而立也孝不盡則德不純設為鄉刑以糾不孝之人則民皆上德而無不孝之子凡司徒八刑所糾者孝友睦婣任恤之行備矣是教與資於刑也職不舉則能

不見設為官刑以糾不職之人則吏皆上能而無不治之職凡冢宰百官所建者官聯府史胥徒之職舉矣是治典有資於刑也禮典之建所以和邦國也國必有禮禮之所行以愿慤為上而不恭則不足以為禮矣設為國刑專糾夫不恭之人使之皆愿慤為上焉是禮典有資於刑也由是觀之則刑之為刑雖屬於秋官而五官不得不治焉蓋治也教也政也禮也事也聖人治天下之具也然所

以致其功之立而化之成舍刑以糾之安能保其終不怠而久不廢哉

大戴禮刑罰者御人之銜勒也吏者轡也刑者筴也天子御者内史太史左史手也古者以法為銜勒以刑為筴以人為手而御天下公家不畜刑人大夫不養士遇之塗不與之言屏諸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不欲生之故也

臣按古者待刑人其嚴如此非故絶之也欲人知

所懲而不敢為惡也絶其所已然以懲其所未然所絶者少而所全者衆聖人大公至仁之心也

禮記凡制五刑必即天倫郵罰麗於事斷也天理也郵與尤同責也

陳澔曰天之理至公而無私斷獄者體而用之亦至公而無私凡有罪責而當誅罰者必使罰與事相附麗則至公無私而刑當其罪矣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

愛以盡之

方慤曰父子之親本乎情故曰原君臣之義錯諸事故曰立親主於愛一於愛則刑有所不忍加義主於敬一於敬則刑有所不敢及一皆如是豈足以為法之經哉其或於親有所原於義有所立者特徒法之權而已故曰以權之也

陳澔曰父子君臣人倫之重者故特舉以言之亦承上文天倫之意所犯雖同而有輕重淺深之殊者不

可槩議也故別之所謂權也明視聰聽而察之於詞色之間忠愛惻怛而體之於言意之表庶可以盡得其情也

陳櫟曰後世之民犯刑多上失其道之所致未必皆其民之罪刑獄固在得其情而不可喜得其情欲得其情固在於悉其聰明哀矜勿喜尤在於致其忠愛歟

臣按刑法之制所以弼教而教之本在乎天倫而

天倫之重者父子君臣也父子主仁君臣主義一切輕重之罪淺深之情皆主於父子之仁君臣之義必原其本然之心必立其當然之義意而論之慎以測之序有先後而必循其次量有大小而不過其劑所以分而別之者用以合其權度也既別之而又盡之盡之則理無遺矣不徒盡之而又成之成之則獄斯備矣君子之盡心於刑如此天下豈有冤民哉彝倫又豈有或斁哉

凡作刑罰輕無赦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鄭玄曰侀是刑體

馬晞孟曰此言立法制刑之意雖輕無赦所以使人難犯也惟其當刑必刑輕且不赦而況於重者乎故君子不容不盡心焉蓋刑之所以為刑者猶人之有侀也一辭不具不足以為刑一體不備不足以為成人辭之所成則刑有所加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君子無所不盡其心至於用刑則尤慎焉者也

臣按先儒謂無赦則民不至於犯罪盡心則吏不至於濫刑有無赦之法以禁於未然之前有盡心之吏以應於已然之後此民所以畏法而親上也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臣按刑以弼敎敎之大者倫理也人君者生民之主聖人者道德之主父母者生身之主親為一家

之主孝其親則人道以立君為一世之主忠其君則治道以成聖人為萬世之主尊聖人則世教以明先王制為刑法以弼世教世教之大在此三者人人孝其親忠其君尊夫聖人則天下大治矣否則大亂之道焉然是三者其根本起於一家家積而國國積而世故尤嚴於不孝之罪以為天下事無有不起於近而後及於遠始於微而後至於著也故律文著不孝之罪而所謂要君非聖人者則

略焉非略之也不可言也著其可言者以示微意

萬一有是獄焉準此以權度之也

子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范祖禹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

金履祥曰事有條理則有禮樂事得其序則為禮事

得其和則為樂事既不成則何以能有禮樂無禮則無序而施之也乖繆無樂則無和而行之也忿戾乖繆忿戾則刑罰安能中理刑罰不中理則民難於避就

臣按禮樂刑政其致一也必有禮樂以為刑政之本則政事之行刑罰之施皆本乎自然之理以立為當然之制使民知所避而不敢違是以民生日用之間心志有所主耳目有所加舉動云為有所

制是以不犯於有司有犯焉者然後施之以刑罰豈為不然蚩蚩蠢蠢之民一舉手一動足皆罹於憲網之中而不知所以為生者矣民不知所以為生則求所以為生之路求之不得則捨死以求禍亂之作往往以此秦隋之亡其明驗也

孟子曰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程頤曰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則雖咈民之欲而民

不怨其不然者反是

朱熹曰彼有惡罪當死吾求所以生之者而不得然後殺之以安其衆而厲其餘此以生道殺之也亦何怨之有

張栻曰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先王明刑法以示民本欲使之知所趨避是乃生之之道也而民有不幸而陷於法則不得已而加辟焉固將以遏止其流也是亦生道而已又况哀矜忠厚之意薰然存乎

其間其為生意未嘗有間斷也若後世嚴刑重法固不足道而其得情而喜與夫有果於疾惡之意一毫之萌亦為失所謂生道者矣

臣按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得天地之德以為生莫不好生聖人體天地之德以為生人之主故其德亦惟在於好生也惟其好人之生故其存心治政莫不以生人為本人見其德教之施恩澤之布以為生人也而不知其刑罰之加兵戈之舉亦皆所

以為生人焉耳蓋死之所以生之也苟非其人實有害於生人決不忍致之於死地死一人所以生千萬人也是故無益於生人必不輕致人於死

荀子曰世俗之為說以為治古者無肉刑有象刑墨黥之屬菲屨赭衣而不純（菲草屨也純緣也衣不加緣以恥之也）是不然矣以為治古則人莫觸罪耶豈獨無肉刑哉亦不待象刑矣為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民無所畏亂莫大焉凡制

刑之本將以禁暴惡惡且懲其末也殺人者不及傷人者不刑是惠暴而寛惡也故象刑非生於治古並起於亂今也夫征暴誅悖治之威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曰刑罰世重此之謂也

洪邁曰虞書象刑惟明象者法也漢文帝詔始云虞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武帝詔云唐

虞畫象而民不犯白虎通云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赭其衣犯臏者以墨其臏犯宮者扉扉草屨也大辟者布衣無領

臣按虞書云象以典刑即繼以流宥五刑及鞭作官刑扑作教刑若如畫衣冠之說象以典刑為之象設可也若夫流與鞭扑若何而為之制耶意者當時有犯者其人在可議可矜之辟偶為此制耳不然古無此制而好事者見後世之刑慘刻矯其

枉而為此言歟

漢刑法志曰漢道至盛歷世二百餘載考自昭宣元成哀平六世之間斷獄殊死率歲千餘口而一人古人有言曰滿堂而飲酒有一人鄉向隅而悲泣則一堂皆為之不樂王者之於天下譬猶一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平為之悽愴於心今郡國被刑而死者歲以萬數天下獄二千餘所其冤死者多少相覆獄不減一人此和氣所以未洽者也原獄刑所以蕃若此者禮教不立刑

法不明民多貧窮豪桀務私姦不輒得獄犴不平之所致也書曰伯夷降典悊民惟刑言制禮以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也今隄防陵遲禮制未立死刑過制生刑易犯饑寒竝至窮斯濫溢豪桀擅私為之囊橐姦有所隱則狃而浸廣此刑之所以蕃也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又曰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

者多患害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也今治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矣

臣按班固此言非獨漢世治獄之失後世之獄類此亦多矣所謂伯夷降典悊民惟刑言制禮以止刑猶隄之防溢水深得帝王為治禮刑先後之序其間向隅悲泣之喻鬻棺利死之譬皆痛切人情深中事理人主萬幾之暇以其言與前書所載路溫舒之疏竝觀寧能不惕然於心乎其所謂今之

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請合而言之曰聽獄者當於殺之中而求其生求其生而不可得然後殺之有可生之路則請以讞焉罪疑從輕可也不疑然後殺之如是則獄無不得之情世無寃死之鬼矣

光武建武十四年羣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則人畏法令今憲律輕薄故姦軌不勝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詔下公卿杜林奏曰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防侈

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詳覽失得破矩為圜斵雕為樸蠲除苛政更立疏綱海内歡欣人懷寛德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果桃菜茹之類集以成贓小事無妨於義以為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全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為敝彌深臣愚以為宜如舊制帝從之

臣按卓茂有云律設大法禮順人情蓋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恩情之存禮俗之交也若一

切縄之以法凡歳時交餽皆以為贓尋常舉動皆
坐以罪鳥獸不可與同羣而人之與人曷以相聚
處而禮義何自而興哉杜林之議所謂集以為贓
及小事無妨於義以為大戮非惟漢世後世亦有
此弊乞定為明制餽送之贓不許集計其小事無
妨於義者雖若於法不應然於大義無害者亦不
以為罪如此則刑辟不多而動居於厚矣

以上總論制刑之義下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二至四

詳校官中書臣秦瀛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緖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監生臣朱續曽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二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慎刑憲

定律令之制上

舜典曰象以典刑

孔穎達曰易云象也者像也象此者也又曰天垂象聖人

則之是象為倣法故為法也依法用其常刑用之使不越法

朱熹曰晝象而示民以墨劓剕宫大辟五等肉刑之常法也或問象以典刑如何為象曰此正言法象如懸象魏之象

臣按吕刑曰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惟作五虐之刑則肉刑在蚩尤之世已有之非起自虞世也

夏作禹刑

湯制官刑儆于有位

蔡沈曰官刑官府之刑也

周禮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凡十日而斂之

鄭玄曰象魏闕也魯災季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

王昭禹曰刑雖先王原情以定罪因事以制刑亦當

因時而為之變通量時而有輕重正月之吉布刑于邦國都鄙為是故也蓋先王之法若江河貴乎易避而難犯若匿為物而愚不識其陷於罪又從而刑之不幾於罔民乎其使民觀象者亦使知所避而已

臣按成周刑典之設既布于邦國都鄙又縣之象魏惟恐民之不知而誤犯也夫設法令以待天下固將使民易避而難犯顧乃深藏於理官法家自典正職掌之官猶不能徧知其所有洞曉其所謂

況愚夫細民哉閭閻之下望朝廷之禁憲如九地之於九天莫測其意嚮之所在及陷乎罪從而刑之是罔民也豈聖王同民出治之意乎是以周禮六官俱於正月之吉各布其典于象魏以示萬民其所示者有善有惡使之知所好惡惟刑典則示之以所禁使不犯焉

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助也）刑罰一曰宮（王宮）禁二曰官（官府）禁三曰國（城中）禁四曰野（郊野）禁五曰軍（軍旅）禁

皆以木鐸徇之于朝書而縣于門閭巷門曰閭

鄭玄曰古之禁書亡矣今宫門有符籍官府有無故擅入城門野有田律軍有囂讙夜行之制

賈公彦曰凡設五刑者刑期于無刑於刑外豫設禁禁民使其不犯於刑是左右助刑罰無使罪麗于民也

臣按三代未有律之名而所謂禁者即是豫為法禁以制之於未然雖無律之名而律之意已具於

此矣違乎禁則入於刑入於刑則犯於法犯於法則加以罰焉然非徇之以木鐸書之於門閭則蚩蚩蠢蠢之民何以知其為禁而不犯哉故以木鐸徇之於朝使之内有所聞以書而懸於門閭使之外有所見聞見於耳目之間警省於心思之内知所禁忌而不犯刑法所謂五禁之法左右乎刑罰豈不然哉

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一曰誓用之于軍旅

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

吴澂曰先後猶左右也以言折之曰誓若湯誓之類以言告之曰誥若康誥之類止使勿為曰禁察其有犯曰糾表而懸之曰憲以五戒左右其刑罰則無犯法之民矣

臣按以五戒先後刑罰即唐宋之律而有名例職制敕令格式之意也蓋禁止使勿為施於未然之

前戒敕其怠忽施於事為之際先之則引而導之使無進而麗於罰後之則柅而止之使無退而麗於刑聖人之心見於毋之一言其慈愛過於父母其覆載同於天地

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二曰邦賊三曰邦諜四曰犯邦令五曰撟邦令六曰為邦盜七曰為邦朋八曰為邦誣

鄭衆曰八成者行事有八篇若今時決事比

呉澂曰汋讀如斟酌之酌謂刺探邦之機密而泄於

外者賊謂潛謀陰結將為逆亂者諜謂敵國行間覘伺虛實者令謂故恃傲狠以干號令者撟謂撟䝉如矯詐之矯謂詐為符璽以行號令者盜謂竊取國之寶藏者朋謂私黨相阿使亂政者誣謂誣罔造妖以惑衆者

臣按先儒謂官府之八成則其經治之成法也士師之八成則其正亂之成法也先王之時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患夫姦人之為禍於邦家

也且八成之法使士師掌之使其知有犯於此者必刑之而無赦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所以防其芽櫱者豈不豫哉

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若司寇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法詔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

臣按五刑之名始見於虞書然未有其目也著其

目始於此司刑所掌者以五刑之法麗民之罪司冦斷獄弊訟則詔之處其所應否或輕或重咸聽其所附麗焉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為上治民之約次之治地之約次之治功之約次之治器之約次之治摰之約次之

鄭𤣥曰此六約者諸侯以下至於民皆有焉劑謂券書也

吳澂曰約言語之約束也治者理其相抵冒上下之差也神約謂命祀郊社羣望及祖宗也民約謂征稅遷移及仇讎既和之類也功約謂王功國功之屬爵賞所及也器約謂禮樂吉凶車服所得用也摯約謂玉帛禽鳥相與往來也

臣按有約以結其信有劑以固其約謂之約劑則約而有其劑也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凡有六焉是六者朝廷皆為之約劑付司約掌之而屬

於秋官焉先為之約劑使人知所守而有不如其約者則考其劵書以治之亦猶後世之格式也

禁殺戮官名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遏訟者以告而誅之

鄭玄曰掌殺戮者禁民不得相殺戮司猶察此四者告於司寇罪之也斬殺戮謂吏民相斬相殺相戮者傷人見血見血乃為傷人耳

吳澂曰攘獄謂罪人之切獄者遏訟止遏民訟也

臣按人君為生民之主必使之相安養以全其生彼其相斬相殺相戮及傷人見血而不以告則必殺傷人者之強衆而被殺傷者之寡弱也與夫獄已具而攘奪之訟將興而遏止之則民之情將鬱而不伸下之惡將長而益熾國之法將格而不行苟不設官以掌之使有如是者則以告之於其長則民寡弱者含冤而莫訴強衆者稔惡而不悛氣久鬱則無聊力不敵則捨死而亂由是生矣

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矯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

鄭玄曰民之好為侵陵稱詐謾誕此三者亦刑所禁也力正者以力強得正也

吴澂曰禁止也亂謂悖於人倫暴謂敢作威怒力正謂倚衆從已以邪為正也矯誣謂矯曲為直誣善為惡以冒犯禁也

臣按成周之世未有律令之書凡秋官司寇所設

之官屬所掌之刑禁凡所當禁約施行者即後世法律之條件也說者謂秋官自禁殺戮至脩閭氏八官皆幾防盜賊姦軌者較之今律斬殺戮即今之人命律擴獄即今之刼因律過訟即今之告狀不受律姑舉一二餘可以類推矣茲不備載云

呂刑曰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刖足也）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死刑）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蔡沈曰三千總計之也周禮司刑所掌五刑之屬二千五百刑雖增舊然輕罪比舊為多而重罪比舊為減也比附也罪無正律則以上下刑而比附其罪也亂辭辭之不可聽者不行舊有是法而今不行者戒其無差誤於僭亂之辭弗用今所不行之法惟詳明法意而審克之也

呂祖謙曰墨劓所增皆輕刑宮所損二百大辟所損三百皆重刑也剕無增損居輕重之間者也輕罪則

多於前重罪則損於舊觀其目則哀矜之意固可見觀其凡則文勝俗弊亦可推矣

陳大猷曰三千者法之正條載之刑書者也刑如律比如例法有限情無窮三千之屬衆矣猶不能盡天下之情罪以此知人情無窮而法不可獨任也既無正律復僭亂而無定辭將安所據依乎且又有此例昔嘗有之而今不可行者矣必無差亂其辭而妄比附勿用令不可行之法而强比附如漢長安賈人與

渾邪王市者罪當死凡五百餘人汲黯曰愚民安所知市買長安中而文吏以為闌出財物如邊關乎此類乃以不可行者比附也

臣按先儒謂三千已定之法載之刑書者也天下之情無窮刑書所載有限不可以有限之法而盡無窮之情又在用法者斟酌損益之古者任人不任法法所載者任法法不載者參以人上下比罪是也以其罪而比附之上刑則見其重以其罪而

比附之下刑則見其輕故於輕重之間裁酌之然必以辭為主辭若僭亂情與罪不相合是不可行者也當勿用其不可行之法惟當察其情求之法二者合而後允當乎人情法意是乃可行者也在審克之而已是說雖以解經然而萬世之下律文所不該載者比附之法莫切於此所謂察之情求之法比之上刑不重比之下刑不輕而參酌於輕重之間必允當乎人情法意可謂得審克之意矣

春秋左氏傳昭公六年鄭人鑄刑書（鑄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叔向使詒（遺也）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僥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

必多制其此之謂乎

杜預曰權移於法故民不畏上因危文以生爭緣徼幸以成其巧偽

孔頴達曰刑不可知威不可測則民畏上也令制法以定之勒鼎以示之民知在上者不敢越法以罪巳又不能曲法以施恩則權柄移於法矣且法之設文有限民之犯罪無窮自然有危疑之理以生其與上爭罪之心緣徼幸以成其巧偽將有實罪而獲免者

也夏商之末至有以私亂公以貨枉法其事不可復治乃遠取創業聖王當時所斷之獄因其故事制為定法至周之衰亦為刑書謂之九刑三辟謂禹刑湯刑九刑也辟罪也三者皆叔世所為不起於始盛之世為其文是制參辟勒於鼎是鑄刑書也子產亦采取上世之法斷獄善者制為法也今鑄鼎示民民知爭罪之本在於刑書將棄禮而取徵驗於書則雖刀錐微細之事亦將盡爭辨以求僥幸如此則紛亂之

獄訟愈益豐盛或以賄賂文致人罪或以賄賂幸脫刑辟鄭國必有禍敗也

昭公二十九年晉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

孔穎達曰范宣子制作刑書施於晉國自使朝廷承

用未嘗宣示下民令荀寅謂宣子之書可為國法故鑄鼎而銘之以示百姓猶如鄭鑄刑鼎仲尼譏之其意與叔向譏子產同

又曰子產鑄刑書而叔向責之趙鞅鑄刑鼎而仲尼譏之如此則刑之輕重不可使民知也而李悝作法蕭何造律頒於天下懸示兆民秦漢以來莫之能革不可一日無也蓋古者分地建國作邑命家諸侯則奕世相承大夫亦子孫不絕皆知國為吾土衆實我

民自有愛吝之心不生殘賊之意故得設法以待刑
臨事而議罪不須預以告民故仲尼叔向所以譏其
鑄刑書也秦漢以來天下為一長吏以時遷代其民
非復己有懦弱則為殿負強猛則為稱職且疆域闊
遠戶口滋多大郡境餘千里上縣數以萬計豪猾者
陵蹈邦邑桀健者雄張閭里酷吏專任刑誅或乃肆
情好殺違衆用己至有積骸滿穽流血丹野若復信
其殺伐任其縱舍必將喜怒變常愛憎改度不得不

作法以齊之宣衆以令之所犯當條則斷之以律疑不能決則讞之上府故得萬民以察天下以治聖人制法非不善也古不可施於今今人所作非能聖也足以周於用所謂觀民設教遭時制宜謂此道也

臣按鄭晉鑄刑書焉以其前世所用以斷獄者之法比而鑄於器以示民於久遠也考周官司寇建三典正月之吉縣于象魏使萬民觀之浹旬而斂夫國之常刑而又歲歲布之于邦國都鄙何哉刑

雖有常亦當量時而為之輕重然恐民之不知其所以然也故既布其制又懸其象所以曉天下之人使其知朝廷原情以定罪因事以制刑其故如是也皆知所畏避而不敢犯焉非謂刑之輕重不可使人知也先儒謂詳左氏所載夫子之說第令守晉國舊法以為范宣子所為非善耳非謂聖王制法不可使人知也或曰鄭晉二國所謂刑書皆先世所有臨時處置者固已載於方策至是子產

范鞅始鑄於器則為一定之制無復古人酌量之制故仲尼叔向譏之非謂刑書不可有特謂不可鑄耳後世以律令鋟於木以頒行天下其亦鑄之之意歟但是時未有律之名而謂之書耳

魏文侯時李悝著法經六篇一盜法二賊法三囚法四捕法五雜法六具法

臣按刑法之著為書始于此成周之時雖有禁法著于周官然皆官守之事分繫於其所職掌未有

成書也然五刑之目其屬各有多少五等之刑各以類而相從焉著之篇章分其事類以為詮次則於此乎始焉

漢高祖初入咸陽與民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苛法後以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遂令蕭何攈摭秦法定律令除參夷連坐之法增部主見知之條於李悝所造六篇益事律擅興廄庫三篇合為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

臣按律之名始見於此春秋之時子產所鑄者謂之刑書戰國之世李悝所著者謂之法經未以律為名也禮記雖有加地進律之文析言破律之誅解者謂進律為爵命之等破律雖以去律言然王制漢文帝時博士刺經所作固已出蕭何之後也律之言昉於虞書蓋度量衡受法於律積黍以盈無錙銖爽凡度之長短衡之輕重量之多寡莫不於此取正律以著法所以裁制羣情斷定諸罪亦

猶六律正度量衡也故制刑之書以律名焉

文帝元年詔曰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帑朕甚弗取其議除收帑諸相坐律令(帑子也)

臣按虞廷罰不及嗣周室罪人不孥秦法一人有罪并坐其室家仁暴之心既殊國祚所以有長短之異也文帝即位之初即除去秦人之苛刑漢祚之延幾於三代未必不基於斯

十三年下令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亡無因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生也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為民父母之意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其不亡逃者滿其年數免為庶人

具為令

馬端臨曰古者五刑皆肉刑也孝文詔謂今有肉刑三而姦不止註謂黥劓斬趾三者遂以髠鉗代黥笞三百代劓笞五百代斬趾獨不及宮刑至景帝元年詔言孝文皇帝除宮刑出美人重絶人之世也則知文帝并宮刑除之至景帝中元年赦徒作陽陵者死罪欲腐者許之而武帝時李延年司馬遷張安世況賀皆坐腐刑則是因景帝中元年之後宮刑復用而

以施之死罪之情輕者不常用也

臣按後世以笞箠為刑始此夫三代以前所謂肉刑者墨劓剕宫大辟也至漢初僅有三馬黥劓斬趾而已文帝感淳于公少女緹縈之言始下詔除之遂以髡鉗代黥笞三百代劓笞五百代斬趾自是以來天下之人犯法者始免斷支體刻肌膚百世之下人得以全其身不絶其類者文帝之德大矣

以上論定律令之制上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二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三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慎刑憲

定律令之制下

景帝中六年詔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畢朕甚憐之其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笞者所以教之

也其定箠令

孝武即位徵發頻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姦軌不勝於是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見知人犯法不舉為故縱而所監臨部主有罪并連坐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禁罔寖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決事比比以例相比況也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

臣按漢祖入關約法三章後蕭何廣為九篇叔孫

通又增爲十八篇自高帝世至武帝時僅五六十年間爾乃增至三百五十九章其大辟乃有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其決事比乃至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何禁網之密一至此哉觀呂步舒治一淮南獄死者數萬人由是推之則當時死者不知凡幾千百萬也意其當世之民舉手動足即陷刑辟大者可誅小者可論其不聊生也甚矣國之不亡蓋亦幸爾我朝自聖祖定律之後百有餘年

條律之中存而不用者亦或有之未嘗敢有擅增一條者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我列聖有焉

宣帝時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聖王立法明刑者非以爲治救衰亂之起也今明王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删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也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爲亂首矣

臣按聖人制刑以弼教輔治而使之不至於衰亂

有虞之刑必得臯陶以為士有周之刑必得蘇公以敬獄葢為政在人人必與法而兼用也鄭昌乃謂刑法非以為治救衰亂之起明王垂聽不必置廷平無律令而有廷平政衰聽怠之平將招權而為亂首是乃一偏之見也夫治國而無律令固不可有律令而無掌用之人亦不可人君雖有聰明之資亦無不用人用法而自垂聽之理

元帝初下詔曰夫律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

易避也令律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惟是使安百姓而已

臣按律令之設蓋懸法以示人使人知所避而不犯非故欲為是以待天下之罪人如人設網羅以待禽獸也後世之律往往文深而義晦比擬之際彼此可以旁通下人不知所守而舞智之吏得以輕重其罪誠有如此詔所謂令律煩多而不約自

與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者所謂不逮者解者謂不逮言意識所不及也噫蚩蚩之民不能皆讀律令及其讀之又有所不逮者則其不幸而陷於罪者豈非上之人之過哉然則後世有制律者當何如亦曰淺易其語顯明其義使人易曉知所避而不犯可也今之律文蒙唐之舊文以時異讀者容或有所不逮者伏乞聖明簡命儒臣之通法意者為之解釋必使人人易曉不待思索

考究而自有以得於言意之表則愚民知所守而法吏不得以容情賣法寔斯世斯民不勝大幸

成帝河平中詔曰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餘萬言竒請它比日以益滋其令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務準古法朕將盡心覽焉

臣按漢之律百有餘萬言可謂煩多矣而大辟之刑至千有餘條視成周時蓋數倍焉元成之世奇請它比又日益滋多成帝下詔令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省約者可謂知所先務矣所謂奇請它比者奇請謂常文之外別有所請以定罪也它比謂引它類以比附之不主正律也分破律條妄生端緒舞弄文法巧詆文致意所欲生即援輕比意欲其死即引重

例上不知其姦下莫明其故此民所以無所措手足網密而姦不塞刑繁而犯愈多也我朝律文比前代為省約其條止四百六十其死罪止二百二十用之餘百年于兹其中固有不用者矣未聞有所加增也特所謂例者出於一時之建請權宜以救時弊者也歲月既久積累日多朝廷未聞公有析衷是以刑官猶得以意為去取伏乞特下明詔如漢人所云者命在廷大臣及翰林儒臣會三法

司官將洪武元年以來至于成化丁未以前事例通行稽考會官集議取其可為萬世通行者節其繁文載其要語分類條列以為一書頒布中外與大明律竝行其成化丁未以後有建請者或救時弊或逹民情則別為一書以俟他日之裁擇如此則民知所遵守吏不能為姦矣

光武時桓譚上疏曰令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

陷則于死比是為刑鬧二門也令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寃濫矣

臣按成帝之詔令博士及明律令者議桓譚之請亦欲令通義理明法律者校定蓋博士明經者也經者禮義之所自出人必違於禮義然後入於刑法律令者刑法之所在也議而校定必禮義法律兩無歉焉本是以立天下之法用是以酌生民之

情無間然矣後世乃謂儒生迂拘止通經術而不知法意應有刑獄之事止任柱後惠文冠而冠章甫衣縫掖者無與焉斯人也非獨不知經意而其所謂律意者蓋有非先王之所謂者矣漢世去古未遠猶有古意此後世所當取法者也

和帝時廷尉陳寵鉤校律令條法溢於甫刑即呂刑者除之曰臣聞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為表裏

者也令律令死刑六百一十罰罪千六百九十八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并為三千悉删除其餘令與禮相應以易萬人視聽以致刑措之美傳之無窮未及施行及寵免其子忠略依寵意奏上二十三條為決事比以省請讞之弊又上除蠶室刑解贓吏三世禁錮狂易殺人得減重

論母子兄弟相代聽赦所代者事皆施行

臣按漢去古未遠論事往往主於經義而言刑者必與禮並其原葢出於呂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陳寵論刑必欲大辟二百耐罪以下二千八百幷為三千以合於禮固似乎泥然其所平定惟取其應經合義者則百世定律之至言要道也至其子忠為決事比請除蠶室刑解贓吏三世禁錮狂易殺人得減死論母子兄弟相代聽赦所代者葢有

補於世教可謂克肖其父矣

晉武帝時有邵廣者坐盜官物當棄市其二幼子宗雲撾登聞鼓乞恩求自没為奚官奴以贖父命議者欲特聽減廣死罪為五歲刑宗等付奚官為奴而不為永制尚書右丞范堅駁之曰自淳朴既散刑辟乃加刑之所以止刑殺之所以止殺雖時有赦過宥罪議獄緩死未有行不忍而輕易典刑者也且既許宗等宥廣罪若復有宗比而不求贖父者豈不擯絶人倫同之禽獸耶今

聽宗等而不為永制臣以為王者之作動關盛衰嚬笑之間尚慎所加今之所以宥廣正以宗等爾人之愛丈誰不如宗今既許之將來訴者何獨匪人特聽之意未見其益不以為例交興怨讟此為施一恩於今而開萬怨於後也從之

臣按人君所舉即以為例故凡事謀始事尚不可繼於後即必不可創於前也

元康中朝臣務以苛察相高每有疑議羣下各立私意

刑法不一獄訟繁滋裴頠表言先王刑賞相稱輕重無
二故下聽有常羣吏安業先因風落廟闕屋瓦數枚免
太常荀寓事輕責重有違常典其後主者懲懼前事雖
知小事而按劾難測搔擾驅馳各競免負夫刑書之文
有限而舛違之故無方故有臨時議處之制不能皆得
循常也至於此等皆為過當恐姦吏因緣得為深淺劉
頌上疏言近世法多門令不一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
避姦偽者因以售其情居上者難以檢其下事同議異

扞獄不平夫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主者守文若釋之執犯蹕之平也大臣釋滯若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也人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為也天下萬事非此類不得出意妄議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人聽不惑吏不容姦可以言政矣

臣按裴頠謂刑書之文有限舛違之故無方故有臨時議處之制劉頌謂法欲必奉令主者守文理

有窮塞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請人主權斷非此類不得出意妄議皆以法令從事二臣之言可以為後世議處刑獄之法

隋定律令置十惡之條多採齊之制而頗有損益一曰謀反二曰謀大逆三曰謀叛四曰惡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義十曰內亂十惡及故殺人獄成者雖會赦猶除名

臣按十惡之名非古也起於齊而著於隋唐因之

所謂謀反大逆及叛大不敬此四者有犯於君臣之大義所謂惡逆不孝不睦内亂四者有犯於人道之大倫所謂不道不義二者有犯於生人之大義是皆天理之所不容人道之所不齒王法之所必誅者也故常赦在所不原

自隋以前死刑有五曰罄絞斬梟裂而流徒之刑鞭笞兼用數皆踰百至隋始定為笞刑五自十至于五十杖刑五自六十至于百徒刑五自一年至于三年流刑三

自千里至于三千里死刑二絞斬除具鞭刑及梟首轘裂之酷

臣按笞杖徒流死此後世之五刑也始於隋而用於唐以至於今日萬世之下不可易也

唐之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貴賤之等治國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國之政必從事於此三者其有所違及人之為惡而入于罪戾者一斷以律律之為書因

隋之舊為十有二篇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戸昏五曰廐庫六曰擅興七曰盜賊八曰鬭訟九曰詐偽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其用刑有五一曰笞笞之為言恥也凡過之小者箠撻以恥之漢用竹後世更以楚書曰扑作教刑是也二曰杖杖者持也可持以擊也書曰鞭作官刑是也三曰徒徒者奴也葢奴辱之周禮曰其奴男子入于罪隸任之以事寘之圜土而教之量其罪之輕重有年數而捨四曰流書曰流

宥五刑謂不忍刑殺宥之于遠也五曰死乃古大辟之刑也唐因隋制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條後詔裴寂等更撰律令凡律五百罷以五十三條流罪三皆加千里居作三歲至二歲半者悉為一歲餘無改焉太宗即位詔長孫無忌房玄齡等復定舊令玄齡等與法司增損隋律降大辟為流者九十二流為徒者七十一以為律定令一千五百四十六條以為令又刪武德以來勑三千餘條為七百條以為格又取尚書省列曹及諸等監

十六衛計帳以爲式

臣按自魏李悝作法經六篇蕭何加以三篇爲九章後世作律者本以爲宗劉劭衍漢律爲魏賈充參魏律爲晉唐長孫無忌等聚漢魏晉三家擇可行者定爲十二篇自名例至斷獄是也本朝洪武六年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等重定諸律以恊厥中而近代比例之繁姦吏可資以出入者咸痛革之每一篇成輒繕寫上奏揭於西廡之壁聖祖親御

翰墨為之裁定明年書成篇目一準於唐之舊采用已頒舊律二百八十八條讀律百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掇唐律以補遺一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分為十三卷其間或損或益或仍其舊務合輕重之宜其後以其比類成篇分合無統復為釐正定為吏戶禮兵刑工六類析十八篇以為二十九約六百六條以為四百六十折戶昏以為戶役昏姻分鬭訟以為鬭

毆訴訟廐庫一也則分廐牧於兵倉庫於户馬職制一也則分公式於吏受贓於刑馬名例舊五十七條今止存其十有五賊盜舊五十三條今止存其二十八名雖沿於唐而實皆因時以定制緣情以制刑上稽天理中順時宜下合人情立百世之準繩爲百王之憲度自有法律以來所未有也且又分爲六部各有攸司備天下之事情該朝廷之治典統宗有綱支節不紊無比附之勞有歸一之

體吏知所守而不眩於煩文民知所避而不犯於罪戾誠一代之良法聖子神孫所當遵守者也然臣於此竊有見焉葢刑法雖有一定不易之常而事情則有世輕世重之異方天下初定之時人稀事簡因襲前代之後政亂人煩令則承平日久生齒日繁事久則弊生世變則俗改是以周人象魏之法每歲改懸三典之建隨世輕重葢前日之要策乃今日之芻狗此必然之勢亦自然之理也今

法司於律文之中往往有不盡用者律文如此而所以斷罪者如彼罪無定科民心疑惑請下明詔會官討議本之經典酌諸事情揆之時宜凡律文於今有窒礙者明白詳著於本文之下若本無窒礙而所司偶因一事有所規避遂為故事者則改正之仍勑法司自時厥後內外法司斷獄一遵大成憲若事有窒礙明白具奏集議不許輒引前比違者治以專擅之罪如此則法令畫一情罪相當

而民志不惑矣

唐自房玄齡等更定律令格式訖太宗世用之無所變改高宗時又詔長孫無忌等增損格勑其曹司常務曰留司格頒之天下曰散分格其後武后時有垂拱格玄宗時有開元格憲宗有開元格後勑文宗有太和格又有開成詳定格宣宗又以刑律分類為門而附以格勑為大中刑律統類

歐陽脩曰書曰慎乃出令令在簡簡則明行之在久

久則信雨中材之主庸愚之吏常莫克守之而喜為變革至其繁積雖有精明之士不能徧習而吏得上下以為姦此刑書之弊也

臣按我朝之律僅四百六十條頒行中外用之餘百年于兹列聖相承未嘗有所增損而於律之外未嘗他有所編類如唐宋格敇者所謂簡而明久而信真誠有如歐陽氏所云者萬世所當遵守者也

高帝時趙冬曦言隋著律曰犯罪而律無正條者應出罪則舉重以明輕應入罪則舉輕以明重立夫一言而廢其數百條自是迄今竟無刊革遂使死生罔由乎法律輕重必因夫愛憎蓋立法貴乎下人盡知則天下不敢犯耳何必飾其文義簡其科條哉夫科條省則下人難知文義深則法吏得便下人難知則暗陷機穽矣安得無犯法之人法吏得便則比附而用之矣安得無弄法之臣請律令格式直書其事無假文飾其以准加減

比附量情及舉輕以明重不應為而為之之類皆勿用之使愚夫愚婦闇知必悟則相率而遠之矣亦安肯知而故犯哉故曰法明則人信法一則主尊

臣按冬曦之言謂立法貴乎下人盡知何必飾其文義簡其科條請更定科條直書其事毋假文飾以其准加減比附量情皆勿用之使愚夫愚婦闇之必悟切中後世律文之弊臣愚以為令之律文多蒙於唐唐之律則蒙隋也冬曦所論者雖曰隋

唐之失然自隋以至於今古今一律切考今律為卷三十為條四百六十必欲不簡其科條不飾其文義惟直書其事顯明其義用世俗淺近之言備委曲詳盡之義所謂以准加減等文皆即實以書明白著其文曰該得某罪該杖幾十所加者何罪所減者幾何使天下有目者所共見有耳者所共聞粗知文義者開卷即了其義不待思索擬議而皆瞭然於心目之間昭然於見聞之頃則民知所

趨避不陷於機穽矣説者若謂祖宗成憲不敢有所更變臣非敢欲有所更變也特欲於本文之下分書其所犯之罪所當用之刑或輕或重或多或少或加或減皆定正名皆著實數所讀律者不用講解用律者不致差誤爾儻以臣言為可采乞命法官集會儒臣同加解釋標註其於四百六十之條不敢一毫有所加減惟於卷帙稍加增耳夫制為一代之律以司萬人之命垂萬世之憲非他書

比令天下書籍文辭蔓語費楮何啻千萬顧於律
書簡約如此無乃詳於古而略於令重乎詞而輕
乎法哉迂儒過慮死罪死罪伏惟聖明矜察

宋法制因唐律令格式而隨時損益則有編勑一司一
路一州一縣又別有勑神宗以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
所不載一斷以勑乃更其目曰勑令格式而律恒存乎
勑之外曰禁於未然之謂勑禁於已然之謂令設於此
以待彼之謂格使彼效之之謂式凡入笞杖徒流死自

名例以下至斷獄十有二門麗刑名輕重皆為勑自品官以下至斷獄三十五門約束禁止者皆為令命官之等十有七吏庶人之賞等七十有七又有倍全分釐之級凡五等有等級髙下者皆為格表奏帳籍關諜符檄之類有體製模楷者為式

臣按唐有律律之外又有令格式宋初因之至神宗更其目曰勑令格式所謂勑者兼唐之律也我

聖祖於登極之初洪武元年即為大明令一百四

十五條頒行天下制曰惟律令者治天下之法也令以教之於先律以齊之於後古者律令至簡後世漸以煩多甚至有不能通其義者何以使人知法意而不犯哉民既難知是啓吏之姦而陷民於法朕甚閔之令所定律令芟繁就簡使之歸一直言其事庶幾人人易知而難犯書曰刑期于無刑天下果能遵令而不蹈於律刑措之效亦不難致茲命頒行四方惟爾臣庶體予至意斯令也蓋與

漢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唐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條同一意也至六年始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等造律文又有洪武禮制諸司職掌之作與夫大誥三編及大誥武臣等書凡唐宋所謂律令格式與其編勑皆在是也但不用唐宋之舊名爾夫律者刑之法也令者法之意也法具則意寓乎其中方草創之初未暇詳具曲折故明示以其意之所在令是也平定之後旣已備具制度故詳載其法之

所存律是也伏讀祖訓訓告之辭有曰子孫做皇帝時止守律與大誥而不及令而諸司職掌於刑部都官科下具載死罪止載律與大誥中所條者可見也是誥與律乃朝廷所當世守法司所當遵行者也事有律不載而具於令者據其文而援以為證用以請之於上可也此又明法者之所當知

徽宗崇寧元年臣僚言三省六曹所守者法法所不載然後用例今類引例而破法此何理哉請取前後所用

例以類編脩與法妨者去之

臣按法者祖宗所制百世之典例者臣僚所建一時之宜法所不載而後用例可也既有法矣何用例爲若夫具闔世異勢殊人情所宜土俗所異因時救弊不得不然有不得盡如法者則引法與例取裁於上可也宋之臣僚請取前後所用例以類編脩與法有妨者去之在今日亦宜然

以上論定律令之制下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三